

桂东文史

(征求意见稿)

第 六 期

桂东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九月

胡云翼在抗日战争中

——记几则难忘的片断

浙江海宁 褚克昌

胡云翼先生湖南桂东人，早年毕业于武昌大学，工诗词，是南社后期诗人，研究唐诗宋词，著有专集；所作小说，清丽动人，结集《西冷桥畔》，《支那妇人》曾选入教科书中。抗战前，曾任中华书局编辑、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与严北溟同称“湖南才子”，是一个地道的文弱书生。抗日军兴，他不随校南迁，而驻足于钱江南岸的绍兴，担任政工队长。我任第二区队长，在政工队二人相识了。

一九三八年春天，上海已成“孤岛”，浙西地区复为敌后，钱江南岸成了东南抗日第一线。我因奔丧，失去了随校南迁的机会，流亡在绍兴，参加战地政工队。这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的青年抗日组织，每人月发生活费十二元，上下一律，元分高低。这时，胡云翼担任三区（浙江省绍兴专区）政工队的副总队长，战地政工队是三区政

工队的一部份，也属胡云翼领导。

战地政工队第二次挺进浙西敌后，胡云翼随队同行，担任我们的队长，曾任浙江省抗敌第五支队政训队长。于是，我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以后，他任浙江省政工第二大队长时，我任四队第一区队长；他当绍兴县长时，我任县青年服务队队长；他任嘉兴县长时，我任县府秘书，后调任嘉区《民国日报》总编辑。解放前分手，共事达八九年之久。

在十年动乱中，胡云翼先生含冤去世了。他的神采英姿仍时刻萦回于我的脑海。特别是他在抗日中的几则片断，使我终身难忘。现经厘正整理，分别缕述于下，以寄托对他的哀思。

在敌伪的夹缝中

敌后斗争无疑是十分艰险的，我们在第四支队这支并不精悍的武装掩护下，开展宣传抗日争取民心的工作。胡云翼经常部署具体工作。他斜背一支装在木盒子里的驳壳枪，走路貌似庭前信步，一派文人风采，毫无一点武夫的架势，但却具有军人的胆量。在浙西敌后斗争十个月中，他写下了不少诗篇，留下更多的是对敌斗争的史迹：他率同妇女营夜袭沪杭线上的据点王店；他参加了浙西有名的含山反扫荡战；在敌伪夹缝中举办“浙西青年训练班”，争取沦陷区青年，壮大了抗日队伍，在德清新市办《浙西时报》，在桐乡屠甸办《浙西导报》，艰难而又巧妙地避过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搜索和扫荡，竖立起两面抗日的鲜明旗帜。抗日流动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崛起于杭嘉湖平原之上，儿童不但有书读了，而且是一支出色的抗日宣传力量……从此，死寂了的浙西沦陷区，不但响起了杀敌除奸的枪声，也响起了抗日救亡的歌声。

胡云翼以文人的智慧和军人的胆量，导演着一幕又一幕的惊险斗争活报剧。

西塘桥遇敌

胡云翼与五支队的李健大队长到乍浦方向去工作，带四名卫士，乘一条小木船从水道走。

杭嘉湖是河汉地带，船出这条汉又进那条浜，曲曲折折进行，很安全。但是，通过西塘桥必须要过一段官塘大河。小船一出河浜，猛听见汽艇声，想掉头已经来不及了。汽艇上的日寇在向小船打招呼，李健和四名卫士都拔出了枪。胡云翼急令靠岸，岸上有一幢单独的茧行，汽艇直扑过来，枪声响了，且战且退，寡难敌众。李健和四名卫士都牺牲了。胡云翼臀部受伤，便趁势躲进了茧行的夹墙中。敌人没有弄清楚有多少人，收缴了五支枪，点了点五具死^尸体，便启艇走了。老乡来收殓死者时，胡云翼才被转运到政工队驻地——火烧桥治疗。

敌区治伤

乍浦有个巨绅叫徐梅仙，原是“维持会”的后台人物，与一个日寇“大君”攀上交情，常来常往。自从杭嘉湖响起了杀敌除奸的枪声，他的态度开始有了转变，变一面倒为脚踏二头船，既维持日本兵，也招呼游击队。胡云翼的伤势一天比一天恶化，自己队伍里的医疗条件差，于是考虑到敌区去治疗。与徐梅仙一接头，他满口答应，说住在他家保险。于是胡云翼乔扮成商人，由徐梅仙接进了乍浦镇，医疗条件大大的改善了，重要药材全从上海购来，没有多久伤势大有好转，我们准备接他出来。徐梅仙为了放点交情，一定要设宴送行。那天晚上正酒过三巡，日本“大君”突然驾到，还带了一班兵，说是来搜查支那兵的。徐梅仙忙邀请入席，说老朋友明晨去上海，今晚便酌送行。胡云翼也相应地作了些礼貌性应酬。“大君”却说军令在身不能奉陪，急匆匆带兵走了。

事后，“大君”搜查支那兵，一直成为笑谈。

红萝卜的比喻

政工队的同志们常被人称做“红色份子”，因为，他们喜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自然辩证法》等

书，又喜欢唱《丈夫去当兵》、《红缨枪》、《黄河大合唱》……等歌。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浙西办事处老爷便把黑手伸进来，提出一张黑名单，要浙西行署协同办理。行署主任贺扬灵遂集有关人员商讨。胡云翼在会上打了一个比喻说：“这批年轻人，实质上都是红萝卜，外表看是通红的，剥开来全是白的。”当时博得与会者一阵笑，问题便搁下了。

红萝卜的比喻，保护了不少同志。

难忘的山药蛋

一九四一年，绍兴沦陷了，残局不堪收拾。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很自然地想起了胡云翼，因为他在绍兴工作过，人事、地理都很熟悉。要他去当县长，收拾残局，认为是很恰当的。胡云翼受命于危难之中，向行署借了一大队兵，匆匆上任了。

初驻黄坛，这是一个山区小镇，精华之区全在塘北水乡。没有精强的武装，休想越雷池一步。要搞武装谈何容易。需要大量的人和钱。胡云翼只得徐图开拓。“金义会战”前夕，海匪出身的王阿宝伪军，仗敌人势焰，踏遍了绍兴的山村。胡云翼连黄坛也坐不住了，避走会稽山下的一个更小的村落——陈村，把仅有的一点武力驻守在山脚下，不带枪的人直上山顶岭头。岭头山户七家，终年吃自产的山药蛋，我们初用咸菜卤烤了吃，味同栗子，很是好吃；日脚长了，胃口倒了，越吃越少，为了果腹，只好一个一个勉强捱下去。半月之后，才下山食“人间五谷”。严酷的斗争生活考验了我们，更考验了胡云翼和他的夫人赵潭秋。

在敌机轰下

胡云翼在抗日战争中遭到过两次敌机轰炸：一次在海盐；一次在天目山。

海盐在浙西敌后，一个敌人尚未占据的县城。胡云翼领导的三区战地政工队就驻在城东稍头的张家祠堂里，“浙西青年训练班”也注

此。第五支队司令部驻在城郊。这座县城没有一点防空设备，市面畸形繁荣，每天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敌机来轰炸那天，正是“浙西青年训练班”结业。突然瞭望台送来几声尖厉的哨声，在张家祠堂里的同志已来不及走避了。接着爆炸声四起，十二架敌机轮番炸达一小时之久，张家祠堂隔壁的冯家花园里的一株大桂花树被震过墙来，横躺在进门的天井里，围墙开了一个大缺口。我从外面跑进来碰到胡云翼从里面走出来，互问情况，幸好同志们都安全无事。胡云翼便组织抢救队上街。熟悉的街道全变了样，跨市河的石桥被炸毁了，桥下的几间小屋不见了，曲尺街被炸直了，电线上挂着血淋淋的肠子，断肢残体随处可见。从救熄的房屋里，我们还听到婴儿的啼哭……海盐被炸毁了半个城，死伤的无辜市民难以计数。

第二次是在西天目山，当时胡云翼担任浙江省行政干部训练团浙西分团的教育长，驻在朱陀岭上。两架敌机轰炸的目的是浙西行署。行署倒没有受难，古刹禅源寺的大雄宝殿被炸毁，朱陀岭无恙。

队员之家

胡云翼领导浙江省政治工作第二大队，是由他担任队长时的三区政工队扩组而成的。在天目山集训时，编入了谈益民领导的一个兵站医院的流亡青年，大批由“浙西青年训练班”结业的学员，又有一些不堪当地反动势力迫害的县政工队员来投奔，如新昌来的叶宗淦，宁波、定海方向来的李默君、丁菲、还有义乌来的好几人（姓名已忘）。省政工第二大队对来投奔者，一概接纳，并允许来去自由。所以乍看起来“成分比较复杂”；但是从未闹事，工作都很积极，有的同志竟为抗日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如叶宗淦、沈清华等。同志们对省政工二大队视同自己的家，人人从中感受到集体的温暖，直到政工队被解散为止。

欢迎三五支队

胡云翼担任绍兴县长，也是受命于危难之中。原绍兴县的武装力

量已全部崩溃，只剩下一个警察局长带着为数不多，武器残缺的几十个保警战士，自卫力量十分薄弱，境内敌伪势力猖獗一时。基于这一客观事实，胡云翼对抗日部队，不分派系，一律拿拢交往。有一天，他要我派人去黄城镇欢迎三五支队。三五支队是四明山游击队的一部分，从三北地区转移到诸暨枫桥方向去，路经绍兴县境。胡云翼得知后，即通知黄城镇公所早备茶水招待。待我赶到黄城，三五支队绕道黄城镇郊已去枫桥，只派几个政工人员来道谢，我们虽未会面，甚感亲切。

青年党之“迷”

抗战胜利之后，胡云翼当了嘉兴县县长。

有一次青年党的头头陈启天、左舜生、崔万秋来嘉兴游南湖，胡云翼盛情款待了他们。于是在浙江的政界里传出一个“内部消息”：说“胡云翼将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是青年党提的名”。“胡也是青年党头目”，盛传一时，成了一个“迷”。

我趁单独见面的机会，询问了这件事，胡云翼说：“陈启天、左舜生是中华书局编译所的同事，我们之间只有友谊没有政治。”

后来，胡云翼辞离了嘉兴县长。这条“内部消息”原来是政治倾轧的讯号。

朱孔扬聚山林

李本杰 龚集贤

朱孔扬，绰号朱聋子，湖南祁阳人。原是湘军第六混成旅陈嘉佑部驻进桂东时第九团某连连长。后来落草山林，成为湘赣边界早期的绿林武装首领之一。我俩现将亲闻或目睹朱孔扬的一些活动，作如下历史追述。

桥头起事 落草山林

一九二〇年，陈嘉佑赴广东受编后，一部分队伍被解散。朱孔扬便领着部分散兵游勇十余人，持枪九支，移驻桥头，号称检查所。经常在上堡（桥头）局里出出进进。当时，宝庆（祁阳）商人在我县做鸦片生意的不少。干这一行，本钱大，要担风险。朱便与他们合伙贩卖鸦片，设卡收税，做他们的保镖，大肆搜括，劣迹累累。桥头一带的老前辈有句骂人的话，说：“你恶得象朱孔扬一样”。

在那兵荒马乱，匪盗横行，农村经济萧条的年代，朱孔扬就过着荒淫无耻、大吃大喝的糜烂生活。他用钱如水，经常从祁阳老家请来戏班子在桥头圩唱戏，看到兴高采烈的时候，叫人用箩筐把花钱（邻园）抬出来“打采”（用硬币往采旦身上或脸上打，叫打采）。花钱打完了接着用银毫打。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间，朱孔扬派了几只枪，护送十多担鸦片运往江西出售，途经遂川淋洋，天晚歇于马场伙铺中，被当地流氓、劣绅古采唐勾结一班无业游民，深更半夜，将他的鸦片抢夺一空。原想赚笔大钱，却落得本倒利绝。气得朱孔扬脸色发紫，鼻孔里出气不赢。

当时，三都分桥头、尚义、崇正三个乡。三个乡的团总都是贪得无厌之徒，利欲熏心之辈。朱与他们沆瀣一气，臭味相投，经常混在一起，如胶似膝。这次朱便与他们伙商，假借团局的名义，向当地敲诈勒索数千元。限期缴纳，以弥补他经营鸦片的损失。三个乡的乡民

鄉憤憤不平，联名向县里控告他们私自勒捐的非法行为。知事陈洪范
率这三个团总拘捕。朱见势头不对，怕祸临己身，终日惶恐，坐卧不
安。于一九二一年九月，狗急跳墙，纠集一些亡命之徒，喝雄鸡血酒，
结盟起事。当即抢劫尚义枪支、弹药。纠合二十余人，枪十余支，身
穿杂衣，头裹青布，途往江西大汾抢劫，当晚返桥头宿营。十月初，
率领所部开赴遂川淋洋，一意打算捉拿古采唐，追回被他抢走的鸦片，
以消宿怨。结果扑空。临走时，烧了几栋民房、庙宇、捕走郭建元、
郭调元、郭仁亨、薛杜月等四个无辜百姓，返回桥头，勒钱取赎。从
此，他凭藉手中掌管的枪支，和一伙强徒，宿露深山野岭，经常在我
县和遂川、宁岗、鄱县一带“吊羊”。把那些富豪绅士弄得倾家荡产，
家躲西藏。连一般穷苦百姓也难免遭殃。

绑票吊羊 扩大武装

十一月一个深夜，朱孔扬将李自蕃、李蔚林和李蔚林的老婆、媳
妇、孙媳绑走带到石门，关在“羊棚”里，并在李宅门上张贴罚款数
额，和限期交款赎人的告示。李自蕃、李蔚林都是当地有钱有势的豪
绅，他的家人立即请来县署官兵数百人进剿。无奈朱孔扬在深山老林
中同他们转圈周旋，一明一暗，结果官军损兵折将，弃枪而返。朱孔
扬不仅无损，反获枪支数十支。李家无奈，知肖访于与朱队伍里的石
自成有一面之交，便请肖当代表，经几次交涉，讨价还价，最后只好
赔钱赎人。最后，朱孔扬又收集散兵游勇，扩充队伍。两年后便成为
拥有一百余人枪的绿林队伍，自封“朱司令”。

石自成也是祁阳人，长期往来桥头贩卖鸦片。他原来本钱丰厚，遭
朱孔扬抢劫后不能还乡，于是以朱为师，招集逃兵数十人，啸聚山林。
在江西与我县交界地方骚扰，后觉得自己势单力薄，难以生存，又招
募游勇，以同乡关系和朱孔扬一起，与别逃三都盘踞的邓承庭等合为一
股。从此朱孔扬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人员三百，枪二百支的绿林武装。

王佐投靠 分道扬镳

朱孔扬盘踞湘赣边界，四出“吊羊”，将得来的大批布匹，请井冈山裁缝师付王佐去做衣服，从此便与王佐混熟了。

苦大仇深，血气方刚的王佐眼看绿林四处崛起，喜上眉梢，他感到参加绿林才有奔头。“吊羊”既可解恨，又可得钱，认为这是除霸雪恨的好机会，特别是当他看到朱孔扬的部下，人多势大，遂于一九二一年毅然投奔朱孔扬门下。

朱见王佐机智灵活，精明能干，武艺高强，而且土生土长，又走过湘赣边界各县的大小山村，对这些地方的情况十分熟悉，是难得的一个湘赣边界的活地图，就要王佐充当水客，专做采买和侦探工作。由于王佐完成任务出色，常常得到朱孔扬的赏银。但时间一长，他看到绿林军每次“吊羊”之后，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把分钱的快活生活，虽然都有自己的一份。但朱孔扬除了吊土豪索财之外，每到一处，对贫苦百姓也不放过，不是抢劫财物，烧屋杀人，就是奸淫民女，使得当地父老怨声载道。踌躇满志的王佐，觉得这样寄人篱下混下去，终究不是个办法。于是他将朱孔扬赏给的银钱积累成六十块银元，从广西军阀逃兵手中买得一支九响烂枪。回到下庄邀集了十几名好兄弟，共喝鸡血结盟。另立门户，自称营长，独树“劫富济贫”的旗号，与朱孔扬分道扬镳。

率部破城 抢劫财物

朱孔扬落草以后，转徙在湘赣边界的崇山峻岭中，对桂东更是“熟地难忘”，对陈洪范也宿怨未销。一九二二年，正是军阀割据，政局变幻莫测的时候，各色军队在桂东常来常往，县城武备不修，时虚时实。朱孔扬、石自成伙结前第六混成旅检查所经理谭立生等人，于六月十五日（8月7日），率部四百人攻城。由遂川七岭关口出发，半夜经寒口。天刚破晓到达城郊，仍未敢擅入。见城内虚若无人，即疾驱城东，

蜂拥而至。一时枪声大作，喊声震天，城内乱成一片。县署岗哨方亮中被马刀砍死，身受七刀，血流满地；王用材来不及逃脱，在头门右厢房中弹，死尸靠在木柱上。警备队丢下枪支，抱头鼠窜；百姓呼号转徙，东奔西窜。陈洪范从睡梦中惊醒，惊魂落魄，无所措施，衣冠狼狈，以破笠遮颜，夹杂在群众当中，才得以逃脱。一个月后才回来。县财产保管处学校机关以及市店、民舍抢劫一空。县公署原有警队快枪十五支被劫去，掠去商人李逢春、李汉英等勒款取赎。打开监狱，放走十余犯，纵火焚烧衙署。朱部从天亮进城，至九点钟左右撤走，经桥头出江西，满载抢劫财物扬长而去。整天市民惊魂不定，农民不敢进城，商店关闭，街道不见人影，没有买卖交易。

这次扑城，朱孔扬没有“吊”到陈洪范这只大“羊”，仍不甘心，于农历九月十九日（11月7日），又率百余人，枪七八十支，盘踞在资兴与桂东交界之处藻坪，后由陵县走渣场地方，直抵吊谷上仓，窥伺四都。希图扰乱全邑。团局闻警飞报，商请驻防军进剿：农历二十八日（16日），周知事会同四团刘、戴两连长亲督警团，前赴四都，刘连由齐云亭经蜈蚣岭前进，戴连向桃寮前进；二都团兵驻猪婆嘴，一都团兵专防油茅岭，团局出防沙田；知事经由寨前、沙田、四都，调集团警驰抵县之吊谷上仓地方，截朱部过南之路；还函请资兴县王知事，调彰公庙等处团兵，分路堵截，形成合围之势。旋接戴连通报，戴连“于农历十八日（30日）午后三时，与匪遇于桃寮，前方激战二时，匪势不支，退于资、桂交界之烂泥湖。”后来，朱孔扬又乘县里的警团不备，领小股出动，到观音桥抢劫鸦片十余担，抄小路而逃。

途穷末路 瓦断砖碎

自朱孔扬扑城以后，我县“沦为兵匪往来之区”。这年冬，又从省城请来官军。由陆军第一混成旅叶开鑫指派其第二团刘团长率部到县剿匪。朱部从汤湖、营前潜至下丹，正好与官军在鹤颈遭遇接火。这群乌合之众，只凭抢劫“吊羊”渡日，险山恶水藏身，不能打仗。所以，一击败

溃，狼奔豕突，朱孔扬连坐的轿子也丢了，经烟筒隘败走江西，落荒遂川圭洞、淋洋。将抢来的衣服、布匹……等丢得一路狼籍。

二十年代初开始，集结在湘赣边界的绿林武装，大小小有几十队。这块地方山势险峻，人口稀少，物产丰富。这些绿林武装：有的因官长克扣军饷，士兵哗变，抱枪潜逃；有的因南方军阀败北，各自谋生；有的是生活绝境的贫苦农民义无反顾，揭竿而起。都是以“吊羊”为生，但各树一帜，各行其事，争权夺利，互相残杀。

一九二三年，驻守在我省的北洋军阀一部哗变，由营长唐光既带百余人上了井岗山。唐为供养他那支百余人的队伍，把边界周围各县的富户豪绅变成他捉人罚款的主要对象。而朱孔扬在这一带日趋势众，碍手碍足，成为与他们争夺的主要对手。结果两股绿林互相角斗，火拼数月，朱孔扬被唐斗垮。于是率领残部移驻旗锣坞，又接连几次遭到官兵追剿。朱又流落到宁岗的斜源村。结果兵逃枪丢。朱孔扬无奈，于一九二三年秋，只好只身携带部分财物潜逃。

资料来源：

一、《桂东县会议报告书》。

二、周润标《半半山房遗稿文集》卷上第四十、四十一页，卷下第十二、十八页。

三、《井岗山文史资料》李蕊珍《王佐的一生》、李春祥《井岗绿林》。

四、政协遂川县文史资料委员会《来信》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五、“朱孔扬破城”座谈会发言纪录。

六、郭涛《调查纪录稿》一九八五年元月三十一日。

七、李布、肖铭阁供稿。

八、访方衍祥老人的谈话纪录。

九、陈家桂、谷定雄、张福星、方伯安等老人的回忆。